

绝塞传烽录（上）

第一回恩仇未了相思债利害云何骨肉情

辣手观音与总镖头

车如流水马如龙。在北京最热闹的“王府井”街头，出现了一个面容枯槁的妇人。年纪不算太老，大概不过五十多岁，脸上却已皱纹遍布，刻下她阅尽沧桑的标志。

繁华闹市，踽踽独行。车水马龙，在她都不过如同云烟过眼。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为什么她的心境这样寂寞？

她可不是普通的老妇，她是大名鼎鼎的辣手观音，曾令江湖人物闻名丧胆的辣手观音杨大姑。

她的儿子齐世杰是武林后起之秀中最负盛名的少年英侠，两年前到塞外去了，尚未回来。

她的弟弟是保定名武师杨牧，如今却已成为甚得皇上宠信的大内侍卫，正在北京。

但她这次来京，却并不是来探望弟弟的。她是应震远镖局总镖头韩威武之请而来的。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

她一见到韩威武，劈头就问：“老韩，你捣什么鬼？”

这句话来得甚为突兀，韩威武虽然熟知她的性格，也是不禁为之一愕，笑道：“我是专程请你来的，你怎么一开口就骂？在你姑奶奶面前，谁又敢捣什么鬼啊？”

杨大姑道：“好，那我问你，你不是专程请我来吃喝玩乐的吧？”

韩威武笑道：“老大姊，原来你是怪我不把请客的原因告诉你。实不相瞒，我是有事求你，但却是不方便请外人转达的。”

杨大姑道：“你不说这句话还好，说这句话，我倒是又有一件事情要问你了。”

韩威武道：“请问。”

杨大姑道：“宋鹏举和胡联奎这两个小猴儿是不是出差去了？”宋胡二人是她的师侄，也是震远镖局的镖师。

韩威武道：“不是。”

杨大姑道：“是不是两个人都得了病了？”

韩威武道：“他们连伤风咳嗽也没有。”

杨大姑道：“好，那么我再问你，你总不会不知道他们是我的师侄吧？”

韩威武道：“我还知道他们是在你的家中长大的呢。”

杨大姑道：“那么，他们既非出差，亦非生病，你为什么不差遣他们来请我？他们可并不是外人啊。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难道叫他们转达你也相信不过。”

韩威武道：“实不相瞒，别的事我可以差遣他们，唯有请你老大姊移玉京师这件大事，我可不敢差遣他们。”

杨大姑道：“为什么？”

韩威武道：“因为有人在盯着他们。”

杨大姑道：“他们犯了何事？”韩威武道：“没有。”杨大姑道：“我还以为官府的人监视他们呢。既然不是，那又有谁这样大胆，胆敢叫你们京师第一大镖局的镖头不敢走出京城？”

韩威武道：“这个人也是你的师侄。”

杨大姑面色一变，说道：“你说的是闵成龙？”闵成龙是杨牧的大弟子，如今正在御林军中当个不大不小的军官。

韩威武道：“不错，正是你们这位杨门高足，闵成龙，闵大人！”

闵成龙曾在震远镖局当过副总镖头，如今韩威武把他以前的副手称为“闵大人”，当然不是“尊称”，而是发泄内心的气愤。

但听在杨大姑的耳中，却是不能不想到别的方面。她以为韩威武是在提醒她别忘记她的这个师侄如今已经是替朝廷办事的官儿了。

“莫非杰儿在保定所做的事情，已经给牧弟知道。杰儿和宋鹏举、胡联奎二人私交最好，故此牧弟授意他这个心腹弟子监视宋胡二人，要从他们的身上打探杰儿的秘密，并兼侦察杰儿的行踪？”

她哼了一声，说道：“哦，原来是闵成龙要为难他的两个师弟吗？你老实告诉我，其中是否还牵涉别的事情？你又是是否因为无法维护他们，才请我来的？”

韩威武说道：“别情那是有的。但闵成龙倒不是要和师弟为难，相反他还应承宋胡二人许多好处呢。”

杨大姑冷笑道：“闵成龙在官场里混了这许多年，大概也学会了威迫利诱这种双管齐下的手段了。他应承了宋胡二人什么好处？”

韩威武听出她的口气对闵成龙甚为不满，心里暗暗欢喜，想道：“看来我这一宝是押得对了。这位老大姊虽然人称辣手观音，却也并非如别人想像那样蛮不讲理。凭我和她的交情，我纵然不敢望她帮理不帮亲，请她替我转圜，大概她还可以答允。”当下笑道：“我已经叫人去请你这两位师侄来了，闵成龙怎样对他们‘封官许愿’，还是让他们亲口告诉你吧！趁他们未来之前，我先把要你帮忙的事情告诉你。”

杨大姑知道事情与她的儿子无关，稍稍放下了心，说道：“老韩，你是知道我的。我虽然没有正式宣告闭门封刀，但近十年来，事实上我已经是等于退出江湖的了。江湖的事情，我不愿意多管！”

韩威武笑道：“老大姊，你放心，我不是请你助拳，我只是想请你帮助我阻止闵成龙毁掉震远镖局。”

杨大姑勃然变色，说道：“什么？闵成龙这样大胆，居然要毁掉你这间镖局吗？哼，小小一个御林军官，纵算他倚仗官威，料他也办不到！”

韩威武道：“他并不是要镖局关门，但也等于毁掉镖局。老大姊，你别心急，我慢慢告诉你。”

“我干了这许多年镖行，多蒙江湖上的朋友给我面子，侥幸没出过什么大漏子，保住了震远镖局这块金漆招牌。如今我已决定退休，并且把我这个决定通知和镖局有关的人了。我准备在我六十岁贱辰那天，宴请京师的镖行朋友，正式把总镖头的职位移交。”韩威武道。

杨大姑道：“啊，你不说我倒忘了。对啦，你的生日是在这个月底的吧？”

韩威武道：“不错，是本月廿八日，还有五天就到了。”

杨大姑道：“那我倒是刚好来得及，可以吃过你的寿桃才走。不过，老韩，你的身体很好，六十岁也还不能算老嘛，怎么就要闭门封刀了？”

韩威武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老大姊，你不干镖行，你不知道，做我们这行，和做强盗一样，过的都是刀头舐血的生涯。但做强盗可要比我们好得多。”

杨大姑笑道：“做哪一行都有牢骚的。但拿镖师和强盗相比我倒是第一次听到。我倒想听听你的牢骚。”

韩威武道：“做强盗的只凭武力去抢，本领不如人家，大不了只是赔了脑袋。做镖师的不但要武功好，而且还要操心。他要到处拉关系，黑道白道都得应酬，逢年过节，你少送一份礼可能就惹出麻烦。我当了几年总镖头，还有许多人事上的纠纷，当真可说是已经心力交瘁了。这几年江湖上又出现了许多急于想要成名立万的黑道高手，去年我亲自保一支镖到成都，碰上一个人不明来历的独行大盗，就几乎遭了挫折。我想来想去，不如趁现在尚未大裁跟斗，学你老大姊的榜样，趁早退出江湖的好。”

杨大姑笑道：“你这一招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不敢劝阻你退休了。但不知继任的总镖头你选定没有？”

韩威武道：“就是在这个问题有了麻烦！”

杨大姑道：“哦，什么麻烦？”

韩威武道：“震远镖局的历史你是知道的。创办这间镖局的本来只有两个股东，一个是先父巨源公，另一位是武师戴均。约二十年前，戴均涉嫌和小金川那帮反叛朝廷的人物有往来，他弃家逃走，震远镖局幸亏得令弟之力，不至遭受牵累。”

杨大姑道：“我知道。闵成龙就是那个时候由我的弟弟介绍到你们镖局来的。”韩威武道：“闵成龙进了镖局，未够两年，就升到副总镖头，当了我的副手。老大姊，料想你也明白，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武功好。”

杨大姑道：“我知道这是你给我弟弟的面子。”

韩威武道：“老大姊，你说对了一半。”

杨大姑道：“哦，还有别的原因吗？”

韩威武道：“戴均涉嫌私通叛逆，畏罪潜逃，至今毫无消息。震远镖局是戴家、韩家合资创办的，戴均一走，他在镖局的股权，就变成了无主之物了。”杨大姑已经猜到几分，故意问道：“这件事情与你提拔闵成龙当副总镖头又有何关？”

韩威武道：“令弟还没有告诉你吗？我以为你早已知道了！”

杨大姑道：“知道什么？”

韩威武道：“戴均一定，令弟就成为震远镖局的大股东！”

杨大姑道：“真的吗？他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但怎的他会承继戴均的股权？”

韩威武道：“戴均畏罪潜逃，官府就坐定了他私通叛逆的罪名。本来震远镖局是难免受他牵累的，全仗令弟之力，和官府说情，把这件案子压下来，镖局才得保全。但所谓‘压下来’，也只是官府不把戴均的罪状公开宣布而已，他在镖局的股权则是必须易主了。令弟是揭发此案的人，又是替震远镖局斡旋的人，所以事情过后，他就‘顺理成章’的替代戴均做镖局的股东了。”

杨大姑眉头一皱，说道：“这么说来，他乃是挟官府之力强占戴家股权，怪不得他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二十年前，我的性子比现在暴躁得多，要是我当时知道，一定不许他这样做的。”

韩威武苦笑道：“当时令弟还惺惺作态，要我们苦苦求他，他才肯做镖局的股东呢。不过这是有关震远镖局的业务秘密，令弟在镖局的身分是直到如今尚未公开的。”

杨大姑点了点头，说道：“我懂，要是给江湖上的朋友知道有一个大内

侍卫占了震远镖局的一半股份，恐怕就有许多人看不起震远镖局了。”

韩威武道：“令弟不是占一半股份，是占了六成股份。”

杨大姑道：“你不是说镖局是你们韩家和戴家一人一半合资创办的吗？他那另外一成股份从何而来？”

韩威武苦笑道：“是我为了报答他为我向官府说情免受牵累的恩惠，送给他的。当然不是他开口问我要，是当时的御林军统领北宫望给我暗示，叫我求他接受的。”

韩威武苦笑着继续说道：“令弟是震远镖局的大股东，他要安排他的大弟子做副总镖头，已经是给了我面子了。否则，即使闵成龙要做总镖头，我也只能退位让贤。”杨大姑叹口气道：“我有这样一个弟弟，真是令我惭愧。不过，好在闵成龙已经做了官，震远镖局的事情，你总可以作主了吧？”

韩威武道：“不，现在他又想回到镖局来了。而且，不仅仅只想当副总镖头了。”

杨大姑冷笑道：“他想当什么？”

说到这里，宋鹏举与胡联奎已经来到。韩威武道：“老大姊，你问你这两位师侄吧。”

杨大姑问道：“听说闵成龙前几天来找过你们，答允你们一些好处，是什么好处？”

宋鹏举道：“闵师哥说，要让我们做震远镖局的副总镖头。”

杨大姑道：“哦，他凭什么资格可以提拔你们做副总镖头？”

胡联奎道：“他说他要回来当总镖头，希望我们自己人拥护他。”

杨大姑道：“原来他要你们做他的党羽，你们一下子就能够当上了京师第一大镖局的副总镖头，他给你们的好处可也当真是不少呀！”

宋胡二人齐声说道：“师姑，我们有多少斤两，你老人家知道。我们怎样不自量力，也不敢接受大师哥的‘好处’的。说老实话，大师哥要把震远镖局拿到手中，我也替总镖头抱不平呢。不过，我们不敢说罢了。”

杨大姑道：“为什么不敢说？”

宋胡讷讷说道：“这个、这个，做弟子的实在，实在……”

杨大姑道：“我明白了。闵成龙告诉你们，这是你们师父的主意吧？”

宋胡二人低下了头，默认了。

韩威武说道：“按照大镖局的惯例，总镖头的人选应该是在镖局做过多年的旧人，不但要武功好而且要人缘好，才能令得镖局上下一心，事业兴旺。”

杨大姑道：“这两个条件，闵成龙可都差得太远！”

韩威武道：“但依照规矩，做镖头的固然要得同仁拥护，但更紧要的是人选先得由股东决定。不是股东兼任，也必须由股东聘任。倘若那个人是武林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没在镖行做过事也可以的。闵成龙好歹做过震远镖局两年的副总镖头，令弟以大股东资格要他继承我的职位，我又怎能反对？”

杨大姑道：“你请我来，是不是要我帮忙阻止闵成龙做总镖头？”

韩威武道：“我不敢说令师侄不配做震远镖局的总镖头，但他是现任的御林军军官，纵然是辞了官方始再来镖局，江湖上的朋友知道了也会从此把震远镖局的招牌看得一文不值！”

杨大姑道：“你不用为我解释了，我告诉你，要是你让闵成龙继你做总镖头，我连你也看不起！”

韩威武喜道：“老大姊，那么你是肯帮我劝阻令弟打消这个主意了？”

杨大姑道：“不是我不肯，只怕我说了也不济事。”

韩威武道：“老大姊，你不是故意推搪吧。长姊如母，何况令弟确实是您这位姊姊兼母职，将他抚养成人的。令弟怎会不听你的话？闵成龙不过是令弟的傀儡，只要令弟收回成命，他自是非打退堂鼓不可！”

杨大姑不愿把家丑外扬，说道：“好，我答应替你管这件事，但你也不必管我用什么办法。你告诉我，你心目中可有了继任的总镖头？”

韩威武道：“这个、这个……”

杨大姑道：“咦，你怎么吞吞吐吐？有何顾忌吗？”

宋鹏举道：“师姑，我们一众镖师，在镖局里除了韩总镖头之外，最佩服的就是沐副总镖头。我们一知道韩总镖头有闭门封刀之意，就曾经联名表示拥护沐副总镖头了。”

杨大姑道：“你说的这位沐副总镖头可是沐天澜么？”

宋鹏举道：“不错。这位副总镖头也正是总镖头的东床快婿。”

杨大姑恍然大悟，笑道：“我知道，我也明白了，老韩，你是怕别人说你闲话，说你任用亲人吧？”

宋鹏举道：“别人不会有闲话的，要有也只是闵师哥。”

韩威武道：“本来我连副总镖头也不想给小婿充当的，只因他为镖局立了好几次大功，不能不让他做。但要是让他做总镖头，只怕令弟认为我是要和他争权夺利了。你想他属意他的徒弟，我则要提拔我的女婿，表面看来，岂非一样？”

杨大姑道：“好在你也知道只是表面相同，实际并不一样。闵成龙的武功和威望怎能和沐天澜相比。”

韩威武道：“还是避免贻人口实的好。我心目中倒有另一个人选，只不知老大姊肯不肯应承？”

杨大姑道：“咦，这倒奇了，你选总镖头继承你的职位，何须要我应承？”

韩威武笑道：“这个人必须得到你的点头，或许他才会做我们镖局的总镖头的。要是你不答允，连‘或许’的希望都没有！”

杨大姑诧道：“你说的究竟是谁？”

韩威武道：“就是令郎！”

杨大姑道：“你真是异想天开了，世杰怎能膺此重任？”

韩威武道：“我可是非常认真的，令郎和关东大侠尉迟炯斗到百招开外打成平手这件事情，早已传遍江湖，论名气是足可以做区区一间镖局的总镖头了。”（齐世杰与尉迟炯不打不相识一事，事详拙著《弹指惊雷》）

杨大姑道：“震远镖局可并不是区区一间小镖局，而是京师第一的大镖局啊！”

韩威武道：“正因为是震远镖局，令郎出任总镖头方始最为合适！”

杨大姑道：“我懂得你的意思，你是因为你们的大股东是他舅舅的缘故。”

韩威武道：“是呀，外甥应该比徒弟更亲，加上由你向令弟提出，令弟也不好意思拒绝。而我得到令郎继任，我也可以放心。”

杨大姑道：“哦，你就这样信世杰不会帮他的舅父吞掉你的镖局？”

韩威武笑道：“世杰世兄的为人我亦略知一二，他怎能与闵成龙相提并论？何况他是你调教出来的儿子，有其母必有其子，我要是不相信他，岂不等于不相信你了？不相信你，那又何必请你老大姊出来支持公道？”

杨大姑笑道：“你别给我戴高帽了，我老实告诉你，世杰和他的舅父是

合不到一起的。世杰固然不会沾他舅父的光，他的舅父也不会信任他的！”

韩威武道：“由你提出，你的弟弟会给你面子吧？”

杨大姑道：“第一，我一生为人梗直，我既然不值舍弟所为，也就不会去求他提拔我的儿子，第二，就算我肯搁下面子求他，世杰也不能到你们镖局来的。因为他已经出门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如今是在何处，更不知道何时方始回家。”

韩威武好生失望，说道：“如此说来，此议只好作废了。”

杨大姑道：“还是让我用自己的办法吧。依我看还是由令婿继你之任最好。现在就请他来见过好吗？”

韩威武尚在沉吟，他的女婿沐天澜已经不请自来了。

杨大姑道：“这可正是应了一句老话了，刚说曹操，曹操就到。”

沐天澜道：“对不住，恕我未普通报。”原来韩威武因为是和杨大姑密商镖局的大事，故此早就吩咐下去，未得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进来的。

韩威武见他来不请自来，心里也有点觉得奇怪，但不想在人前责备他，见他仍然站着，便道：“你坐下来吧，我正要找你呢。”

沐天澜怔了一怔，说道：“师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么？”

韩威武也是一怔，说道：“什么事情？”

沐天澜道：“外面来了一个要求我们替他保镖的客人，这客人可有点怪。”

韩威武和杨大姑这才知道他是为了别的事情，韩威武皱眉道：“生意上的事情，你叫李管事应付他吧。”

沐天澜道：“李管事不知应该如何应付，才叫我请示总镖头的。”

韩威武道：“哦，那你说吧，他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

沐天澜道：“条件并不苛刻，只是有点古怪。他指名要我们镖局的两位镖师替他保镖。”

镖行的规矩，客人是可以指名请除了总镖头之外的任何镖师保镖的。这种人必定是熟悉镖局的情形，知道那个镖师武功最好或交游最广，方始慕名而来。

不过镖行虽然有这条规矩，震远镖局却从未有过这种客人，这是因为一来震远镖局卖的是“京师第一大镖局”的金漆老招牌，只须打出震远镖局的旗号，任何一个镖师都可以在大江南北通行无阻，二来照镖行规矩，指定镖师保镖，镖银最少就得加倍。

韩威武道：“他想请那两位镖师？”

沐天澜道：“就是宋胡两位老弟。”

此言一出，宋鹏举与胡联奎都吃了一惊，说道：“这个客人一定是来找我们开心的！”

要知道他们二人在江湖上尚未混出字号，在镖行里也只是新进的后辈，论武功，论名气，震远镖局里怎样数也数不到他们！

杨大姑道：“怪不得你说有点古怪，果然真是古怪！哼，莫非这个客人是因为你们师父的缘故才看重你们的？”

韩威武问道：“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要保的是什么？”

怪客来求保暗镖沐天澜道：“是个贵公子模样的人，年纪很轻，看来似还未到二十岁。他要保的乃是暗镖，愿意出镖银黄金千两。”

保镖有“明镖”“暗镖”之分，明镖把货物当面交给镖局管事的人，看货议价而定镖银。“暗镖”则是不让镖局知道货物是什么的，通常“暗镖”

保的乃是奇珍异宝一类的“红货”，火漆密封在匣子里，根据客人愿出的镖银而定货价，以一赔十作为“例规”。黄金千两的镖银，假如这支“暗镖”在途中被劫，镖局就要赔一万两金子了。韩威武吃一惊道：“我们震远镖局，总共也值不到一万两金子。”

沐天澜道：“那么我去对他说，不接这支镖，好吗？”

韩威武摇了摇头，说道：“震远镖局从来没有把送上门的生意推掉的！这不是赚镖银的问题，是我们要维持这面金漆招牌，你懂不懂？”

沐天澜道：“我懂，李管事和我也正是为了咱们的镖局的面子为难。不过，他指名要宋兄和胡兄保镖，这个这个……”

杨大姑道：“不必吞吞吐吐，要是你们当真让我这两个师侄保镖，别说你们不放心，我也放心不下。”

韩威武道：“李管事有没有与他商量，请他许可咱们另派一位镖师？”

沐天澜道：“说过了，我也已经碰了钉子了。”

韩威武道：“碰了怎样的钉子？”

沐天澜道：“李管事向他提出由我保镖，说明我是副总镖头。那知却给他冷言冷语说了一顿。”

韩威武道：“哦，他竟敢看不起你吗？”这句话不假思索的冲口而出，显得他对这位爱婿十分看重。

沐天澜道：“他说我要的是真才实学不是虚名。贵局的副总镖头或许不是浪得虚名之辈，但我未曾见过，我只相信我所要选择的宋胡两位镖师。”

韩威武道：“当时你在场吗？”

沐天澜道：“我在后堂，他说的话都听见。”

韩威武笑道：“你听了一定很不服气？”

沐天澜道：“是呀，李管事后来进来和我说，我说倘若镖局不是有严禁得罪客人的规定，我真想试他有多少斤两。但李管事说千万不可试他功夫。”

韩威武道：“李管事为何这样说？”

沐天澜道：“他说这少年的武功莫测高深，我身为镖局的副总镖头，万一吃了这少年的亏，镖局的面子可丢不起。”

杨大姑心中一动，问道：“他怎么知道这少年的武功莫测高深？”

沐天澜道：“我们这位李管事武功虽然不能算是第一流，眼光却是第一流的。”

说至此处，听得有人在外面说道：“我有事禀报总镖头。”

他在院子外面说话，声音却如在耳边。杨大姑心想：“这人的武功倒也不弱，不知是谁？”

韩威武笑道：“又是一个刚说曹操，曹操便到的‘曹操’来了。李管事，请进来吧。”

只见一个麻子走了进来，先向杨大姑施了一礼，说道：“许久不见，大姑，你好。”

杨大姑道：“李麻子，原来是你。你怎的不做小偷，做起镖李麻子笑嘻嘻的说道：“我给快活张比了下去，没办法只好改邪归正了。”

原来这个李麻子乃是早已享有盛名的“天下第二神偷”，他不但有妙手空空的本领，更精于改容易貌之术。十多年前，快活张曾与他比试，在施展妙手空空的绝技上胜过了他，改容易貌之术则是他的手下败将。两人惺惺相惜，交换功夫，成为好友。杨大姑曾经给快活张捉弄过，当时幸得李麻子给

他解窘，故此她对李麻子较有好感。

韩威武道：“哦，原来你们是早就相识，那就更好了。李管事，那个客人还没走吧？是不是要我亲自出去应付？”

李麻子道：“那客人还在外面，我已经将他稳住了，暂时大概不至闹事。我想先禀告另一件急事。”

韩威武道：“又有什么急事？”

李麻子道：“闵成龙派人来，请宋胡两位镖师立即去他家里。”

宋鹏举苦着脸道：“大师兄不知又要给我们出什么难题，师姑你说，我们是去呢还是不去？”

杨大姑道：“去，怎么不去？我和你们一起去！”

沐天澜道：“但那个客人要他们保镖，如何发付？”

杨大姑道：“我替你们打发他！”

韩威武连忙说道：“老大姊盛情可感，不过这是我们镖局的事情，这个，这个……”

杨大姑道：“哦，你不愿意我插手你们镖局的事？”

韩威武道：“老大姊请莫误会，我们只是不想得罪客人而已，除非他是存心闹事，那又另当别论。”

杨大姑道：“这小子放着多少镖局里别的成名镖师不请，偏偏要请我这两个刚刚出道的师侄，难道还不是存心叵测，有意生事？”

韩威武道：“他的存心当然是可疑的了，不过他是依照镖行的规矩礼聘我们的镖师，我们也只能以礼相待，想个法子，将他送走。”

杨大姑有点不大高兴，说道：“好，那你就慢慢想法吧。但只怕闵成龙不能久候了。”

韩威武回过头来，问李麻子道：“老李，你是不是试过那客人的武功？”

李麻子道：“我怎敢破坏镖行的规矩？”

韩威武道：“但听天澜所说，你好像已经知道他身负上乘武功？”

李麻子道：“我是凭着一双眼睛看出来的，只不知看得对是不对，还是请老镖头法眼鉴辨。”

韩威武道：“待会儿我是要亲自去会会他的。你先说说你的看法。”

李麻子道：“观其人观其眸子，这小子的眼神光华内蕴，大异常人。”

韩威武道：“不错，身具上乘武功的人，多半神采奕奕，但只凭这一点还不能断定。”

李麻子道：“但若加上另一样特别之处，那就似乎可以断定了。”

韩威武道：“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李麻子道：“他并不是用本来的面目和我们相见，这一点我相信决不会看错。”

韩威武笑道：“你是当今之世最精于改容易貌的人，这小子隐瞒庐山真貌，当然是骗不过你了。”

李麻子道：“依我猜想，他多半不是无名之辈，恐怕给人家认出他是谁，才改容易貌的。”

杨大姑忽地问道：“依你看，他本来的年纪是不是要比现在的模样大些？据天澜世兄说，他似乎只有二十岁左右。”

韩威武道：“是呀，要是当真已是成名之辈，那就不应该这样年轻了。”

不料李麻子却道：“依我看他本来的岁数恐怕更轻，可能还未到二十。”

但这就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了，假如我看得不错的话，他却要比一般练过二三十年内功的人功力更深！”

沐天澜说道：“哦，竟有这样的事，难道他在娘胎里就练武功？”

李麻子道：“我也觉得奇怪，或许我看得不准。请老镖头法眼鉴定。”

韩威武沉吟半晌，说道：“你的眼力我是绝对相信的，但如此说来，这个少年的来意就更令人难测了。这样吧，鹏举、联奎，你们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去见大师兄吧。这个少年由我应付好了。”

宋胡二人答应之后，向杨大姑问道：“师姑，你是准备和我们一起，还是让我们先去。”

杨大姑忽道：“我倒想请你们稍待片刻。老韩，我想看一看那小子是何等样人方始决定，可有地方让我偷窥，那小子不会发觉的。”

韩威武道：“有倒是有的，不过老大姊，不知你是决定什么？”

杨大姑笑道：“你放心，我不会得罪你的贵客的。待我看清楚后，说不定我会让我这两个师侄给那小子保镖。”

韩威武怔了一怔，说道：“你的意思，是你有把握可以看出这小子的来历？”

杨大姑道：“我没有把握，我也并不是要在确实知道他是好人之后，才让鹏举、联奎给他保镖。但我希望你把这件事情由我决定！”

韩威武莫测高深，思疑不定。但想杨大姑虽然是著名的“辣手观音”，但在江湖上有几十年阅历，决不会胡闹一气。便道：“震远镖局全靠老大姊维持，这件小事，我们岂能不听你的吩咐？好，你说怎样办就怎样办好了。”

杨大姑道：“多谢你给我面子，那么咱们先商量妥定，待会儿你按照我的决定去做。”

商量定妥，杨大姑与宋鹏举、胡联奎二人躲在那间专为会见贵客的小花厅后面的一座楼房，楼房对着花厅的后窗，上面有特殊设备，可以居高临下的看得清清楚楚，而不至于给客人发现。

韩威武则由李麻子陪同他走进那间小客厅。

那个穿着一身华贵衣裳，模样十足十像是个贵公子的少年正自等得心焦，一见李麻子进来，不禁便是眉头一皱，说道：“为什么还不请宋胡两位镖师进来见我？”韩威武心想：“他这样说，显然他是早已认识宋鹏举与胡联奎二人的了。”故意装作有点儿惶恐的神气，不作声。

李麻子陪笑道：“这位韩大爷是我们镖局的总镖头！”

震远镖局是京师第一大镖局，第一大镖局的总镖头身分岂比寻常？即使是各大帮派的帮主、掌门见到韩威武也不能不尊敬几分的。

那知这少年却是视若等闲，淡淡说道：“韩总镖头亲自接见，可真是令我这个无名小卒受宠若惊了。但我只是想请贵局的宋胡两位镖师保镖，不敢有劳总镖头大驾。”

他口里说的是“受宠若惊”，其实却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

韩威武不觉心中有气，故意微笑说道：“哦，倘若是由我亲自出马替你保镖，也不行么？”

那少年道：“不敢劳烦总镖头，只是想请总镖头照镖行的行规办事。”

韩威武道：“不错，镖行的规矩是可以由客人指定镖师的，但那也并非没有例外。”

那少年道：“我知道，只是在两种情形之下不可能。第一种是指定的镖

师不在镖局；第二种是总镖头坚决不许他们保镖。但若是后一种情形，总镖头必须要镖行有头面的人，当众说出足够的理由。否则只有总镖头和客人所指定的镖师一同离开镖局！”

韩威武道：“阁下对镖行规矩倒是打听得很清楚。”

那少年道：“贵局的李管事已经告诉我，宋胡两位镖师是在镖局的！”

韩威武道：“不错！”

那少年道：“那么是你不许他们接我这支镖了？”

韩威武道：“我没有这样说。不过……”

那少年道：“既然总镖头可以允许他们，那就不必拖延时刻了。请他们出来和我商量保镖的事。别要那许多‘不过’了。”

韩威武笑道：“阁下也未免太心急了。请坐下来喝一杯茶，我慢慢告诉你。”

此时镖行的人已经换过一壶热茶送来。镖头亲自接见客人，按规矩是要另外敬茶。

韩威武提起茶壶，提得高高的斟茶，他眼睛不看茶杯，说道：“这是江西来的云雾茶，喝一杯可以解解燥气。”

斟了满满一杯，他还在斟。“水面”已经高出杯口了，但奇怪的是，并没溅出半点。

茶壶在距离杯口一尺开外的高处斟下，若非内力用得均匀之极，“水面”高出杯口，那是绝不会不满泻的。但现在居然没有溅出半点，谁也可以看得出来，韩威武乃是藉斟茶敬客为名，显示自己精纯的内功了。

镖行的规矩，严禁试客人的武功。但自己炫露武功，却是非但没有明文禁止，而且在某些场合还是受到鼓励的。因为这可以坚定客人对镖师的信心。获得信心，才可以做成生意。

但韩威武之炫露武功，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做成这宗买卖。

他以京师第一大镖局总镖头的身份，本来也无须自炫武功。

他的目的恰好和一般镖师自炫武功的目的相反，是要推掉这宗买卖，是要这少年知难而退。

李麻子看得出这少年身具武功，韩威武当然也看得出。

他虽然未能确定这少年的武功究竟有多深，但至少可以确定，是要比宋鹏举和胡联奎高明得多。

确定了这一点，自然而然，他凭经验判断，断定这少年十九是来生事的了。否则为何指名要请两个本事远不如自己的镖师？

现在他炫露了这手精纯的内功，等于向这少年暗示：你若想闹事，请先秤秤自己的斤两。要这少年知所顾忌。

李麻子道：“总镖头，杯已满了！”

韩威武这才装作霍然一省的模样，说道：“糟糕，我只顾说话，斟得太满了。客官，你小心点接。”

他正想端起茶杯，那少年已经出手，说道：“不敢当！”双指在茶杯边轻轻一擦，斟满了的茶杯已是滴溜溜的贴着他的手掌转动，“拿”起来了。

韩威武和李麻子都是见多识广的人，但这样子的拿起斟满的茶杯，看得他们也不禁睁大了眼睛。

水面本来已经高出杯口，好像覆钟形的，杯子贴着他的手掌滴溜溜的转，茶水居然也没溅出半点。

这手功夫可比韩威武炫露的更难了。

那少年张口一吸，杯子还未“拿”到面前，茶水已被吸进他的口中。

少年喝了半杯，赞道：“好茶！”又吮吮舌头，说道：“苦而不涩，苦中有甘，果然可解心头燥气。但佳茗不宜牛饮，留下半杯慢慢品尝吧。”

镖行禁止试客人武功，但这少年的武功却已是给试出来。

这少年接着说道：“多谢赐茶，总镖头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不能让宋胡两位镖师出来的原因了吧？”

韩威武道：“他们恐怕不能接你这支镖，因为恰巧他们今天有别的事情，这件事情尚未知要耽搁他们多久。”

但刚说到这里，宋鹏举与胡联奎却已走进来了。

那少年道：“这两位想必就是宋镖师与胡镖师吧？”

韩威武道：“不错，保镖的事情，你和他们当面说吧。”

宋胡二人仔细打量，但觉这少年似曾相识，但究竟在那里见过，却是怎样也想不起来。两人心里想道：“好在师姑已有指示，我们也不必管他是谁了。”

宋鹏举是师兄，于是由他先开口：“请恕来迟，阁下贵姓？”

那少年道：“小姓唐。”他只说了一个姓，名字却不肯说。韩威武益增疑惧，寻思：“莫非是四川唐家的人？”四川唐家是一个被人认为十分神秘的武林世家。唐家擅于制炼畏毒暗器，武功也甚怪异，唐家子弟素来独往独来，不与江湖人物来往。

宋鹏举道：“我们与唐兄似乎素昧平生，不知唐兄何以如此独垂青眼？”

那自称姓唐的少年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我是仰慕两位大名，特来请两位保镖的。”

宋鹏举苦笑道：“唐兄给我们脸上贴金，我们可没有这样厚的脸皮。实不相瞒，我们在震远镖局只是摇旗呐喊的角色，从来没有独挑大梁走过镖的。像我们这样的镖师，只能算是无名小卒。”

那少年道：“我不管是你们无名小卒也好，是成名人物也好，我知道你们的本事就行了。我敢相信你们，你们就不必客气。”

宋鹏举道：“我们实是本事低微！唐兄，你恐怕是误听人言胡联奎年纪较轻，忍不住好奇心，说道：“唐兄与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又怎知我们有什么本事？”

那少年道，“我是来请镖师的，不是来接受盘问的。你不必管我从何得知，我只问你们，你们愿不愿意替我保镖？镖银是一千两金子宋鹏举道：“阁下如此看得起我们，按说我们就是赴汤蹈火，也该为阁下效劳，不过，恰巧我们今天有别的事情，马上就要动身的，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办妥这件事情。所以只好辜负阁下的美意了。”

那少年道：“可以告诉我什么事情吗？”

胡联奎道：“可以，是我们的大师兄说有急事相召。”

那少年道：“你们的大师兄是闵成龙吗？”

胡联奎道：“正是。”

胡联奎毫不遮瞒的告诉这个来历不明的少年，倒是大出韩威武意料之外。

宋鹏举继续说道：“论镖行的规矩我们不能拒绝客官，但本门师兄的召唤我们也不能抗命。此去不知耽搁多久，只怕误了阁下之事。还是请阁下另

聘镖师吧。”

那少年沉吟半晌说道：“我一心想请两位，别的镖师我是决计不请的。”

宋鹏举道：“但我们实是左右为难，阁下若是非要我们不可，那就请阁下替我们出个好主意吧。”

那少年把剩下的半杯茶喝完，忽地说道：“我知道你们的大师兄是个官儿，俗语说得好：贫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算我倒霉，这件事情作罢！”

“作罢”二字从他口中说了出来，亦太出宋胡二人意料之外。

原来他们这番对答乃是依照杨大姑所教的。但杨大姑却以为这少年还会纠缠的。

这番话的口气其实已有商量余地，例如这少年可以说我可以等待你们几天，等你们给师兄办妥事情才给我保镖，或者说你们二人是否可以分头办事，一个去听你们的师兄有什么吩咐，另外一位暂且留下与我商量保暗镖一事。

要是这少年当真如此坚持非要他们保镖不可的话，杨大姑是许可他们应承的。

没想到的是，雷声大，雨点小，这少年给他们抬出了闵成龙一吓，就吓退了。

他给吓退，韩威武倒是如释重负了。

“多谢客官这样看得起我们的镖师，生意虽然做不成，我们还是一样感激的。”韩威武站起来，摆出送客的姿态。

那少年掏出一锭金光灿烂的元宝，说道：“可惜请不动两位镖师，耽搁了你们的时间，抱歉之至。这五十两金子，不敢云酬，聊表敬意。”

宋鹏举连忙说道：“我们不能替阁下效劳，岂可无功受禄？请阁下收回。”

那少年道：“你在震远镖局也有两年了吧，怎的还不知道镖行规矩？”

韩威武道：“就是按规矩也无须付这许多，非份钱财，我们不想妄取。”

原来按镖行习惯，指名聘请镖师，要是谈不妥的话，客人为了尊重自己所要礼聘的镖师，多少付点钱作为“茶敬”，这点钱大约相当于他愿意出的镖银百分之一就行了。亦即是说，这少年只须付出十两黄金便已足够。而且这也只是不成文的“习惯”，并非真正白纸黑字所订的“规矩”。

那少年道：“我身上没有零碎金锭，无法调换。你一定要计算得那样清楚，就麻烦你把金元宝擘开吧。”

韩威武心头一凛：“原来他又来较考我的武功！”

原来那少年把金元宝在桌上一搁，元宝已经嵌入桌子，与桌面刚好相平，好似巧手匠人的镶嵌。

韩威武的功力要把这锭元宝取出来或许不难，但要费一些时候，擘开来那是根本做不到的。

那少年笑道：“我没功夫等了，多下的寄存你这里吧，其实做人又何必这样认真！”

他已经走出去了。

韩威武用力一拍檀木桌，金元宝跳了出来，他追出镖局大门，那少年的影子早已不见。

大门外只见停着一辆马车，他的女婿沐天澜站在马车旁边。

韩威武认得是镖局一辆装配特别的马车，心中一动，问道：“天澜，是谁叫你准备这辆马车的？”

沐天澜尚未回答，宋鹏举胡联奎二人亦已跟着出来了。

他们也是迫不及待的问沐天澜道：“我们的师姑那里去了？”

沐天澜道：“她已经离开镖局，叫你们不必等她了，这辆马车，就是她叫我给你们准备的。”

宋鹏举道：“要马车做什么？”

沐天澜道：“给你们乘坐到闵成龙的家里去呀。”

宋鹏举怔了一怔，说道：“为何要乘坐马车？”

闵成龙家在城西，是比较僻静的富贵人家的住宅区，和镖局的距离约有七八里路，但却无需乘坐马车的。

韩威武也觉得有点奇怪，心里想道：“若是要赶时间的话，让他们骑马不是更快得多？”

沐天澜道：“我不知道。我只是听你们师姑的吩咐。你们见了她再问她吧。”

韩威武心中一动，问道：“杨大姑还说了些什么？”

沐天澜道：“她说那少年的来历她已经猜到几分，但要待她明天回来方始可以和总镖头细说，另外，她还叫我向宋胡二兄转达几句她的叮嘱，她说，不管你们碰上什么事情，都不必惊慌。见着了闵成龙，也不必提起她已经到了京师。”

韩威武笑道：“她既这样说，那你们就放心去吧。嗯，天澜，咱们这次恐怕也是沾了杨大姑的光，倒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横财呢。”

宋胡二人驾驶马车不疾不徐的前往闵家，走了约莫一枝香时刻，已是远离闹市，到了僻静处所了。

天色渐近黄昏，马车从一个苇塘旁边经过，苇塘不远处有座亭子，是北京名胜之一的陶然亭，有两个人从亭子那边走来。

宋鹏举凝眸看去，摇了摇头，说道：“不对，不对。”

胡联奎道：“什么不对？”

宋鹏举道：“是两个上了年纪的人。”说话之间，那两个人已经从另一条小路走了。

胡联奎道：“那姓唐的少年恐怕当真是给闵师哥的名号吓退了，师姑这次料得不准，……”

话犹未了，忽见陶然亭畔人影一闪。宋鹏举笑道：“师弟，这次恐怕是你料得不准！”

那人来得慢极，宋鹏举刚刚把马车转过方向，向着陶然亭走，那人已是来到车前，出掌一按车辕，马车竟是不能向前移动。

宋鹏举虽然早有准备，但由于尚未能够断定此人来历，不禁也是有点惊慌。当下勒住马车，勉强笑道：“唐兄，你是来请保镖的还是来劫镖的，我们这辆车上可没有红货。”

那少年笑道：“实不相瞒，我既不是来请保镖，更不是来劫镖的。不过，有件事情，却想求你们帮忙，请稍歇片刻，容我细说如何？”

宋胡二人下了马车，宋鹏举道：“阁下武功比我们高明十倍，何须我们帮忙？”

那少年道：“你放心，我不是求你们助拳。”

胡联奎道：“但我们与阁下素不相识，……”

那少年哈哈一笑，截断他的话道：“今日我到镖局来找你们，你们一定是疑团满腹了？”

胡联奎道：“是呀，我奇怪你怎的会知道我们这两个无名小卒？”

那少年似笑非笑的望着他道：“你仔细瞧瞧，你当真不认识我么？”

胡联奎道：“不认识！咦，又好像在那里见过，你到底是谁？”

那少年笑道：“你们还记得在回疆山神庙碰上的那个小叫化吗？”

宋胡二人不约而同的瞿然一省，说道：“哦，原来你是那个小叫化？那么你，你敢情是我们从未见过面的那个小师弟杨，杨。”

那少年道：“不错，我就是杨炎。不过却并没见过面。”杨炎正是他们的师父杨牧之子。

胡联奎恍然大悟，笑道：“这可真是对面不相识了。不过当时我们亦已怀疑是你暗中出手相助我们，只不知你何以不愿表明身分，你可知道你的姑姑找得你好苦，那次她到回疆，就是特地为了找寻你的。”那次他们在那座山神庙中碰上独脚大盗郑雄图，正在危急之际，郑雄图却不知怎的摔了一跤，他们这才逃脱性命。如今说起，方知是杨炎所助。后来杨大姑来到，把郑雄图打得重伤而逃。杨炎仍然是在场的，但始终没有表露身分。

杨炎说道：“我知道姑姑找我，但过去的事我不想谈了。目前我有一件对我十分重要的事情，要请你们帮忙。”

宋鹏举道：“师弟，你曾经救过我们的性命，即使你不是我们的师弟，我们也该帮你的忙的。不必客气，你说吧。”

杨炎说道：“我想寻找、寻找你们的师父，你们可以替我设法，怎样才能见着他呢？”

要知杨牧乃是大内侍卫，他是住在宫中的。在外面虽然也有住所，那住所也是保密的。

杨炎和女友龙灵珠入京寻父，一到京城，首先就碰上这个难题。

他从齐世杰口中，早已知道宋胡二人比较可靠。因此他想来想去，只有走他们这条门路。他们在京师第一大镖局当镖师，一找就可以找到。为了藉口请他们保镖，杨炎和龙灵珠还做了几件盗案，偷了几个贪官的几千两金子。

宋胡二人听杨炎说要找他们的师父，此事虽是在他们意料之中，却也有些出乎他们意料。

要知他们的师父就是杨炎的父亲，杨炎不说要找父亲，显然是他目前还不愿意承认杨牧是他父亲了。

宋胡二人俱是心里想道：“听他的口气，不但对师姑心存芥蒂，对他自己的父亲也好像有所不满，不过，无论如何，以父子之亲，料想他也不会对师父不利的。”

他们虽然因为不知道杨炎打的是什么主意，有点忐忑不安。但如今他们是和师姑站在一条线上，想要帮韩威武的忙，阻止闵成龙把震远镖局夺为己有的。而闵成龙背后的大靠山正是他们的师父。因此假如杨炎和父亲是一条心，他们反而有所顾忌。杨炎这么说法，他们倒是可以放心把他真的当作“自己人”了。

宋鹏举想了一想，说道：“我们也不知道师父在外面的住处。我们无官无职，也不敢到官里找他。实不相瞒，我们在京师两年，也只是在镖局里见过两次师父。”

杨炎大失所望，说道：“这么说，你们也是没法找到他了。”

宋鹏举道：“办法不是没有，不过，不过……”

杨炎道：“不过什么？”

宋鹏举没有直截了当的说出来，却道：“师弟，你已经知道我们奉闵师兄之召，前往他家的了？”

杨炎恍然大悟，说道：“哦，你的意思是可以着落在闵成龙的身上，帮我约会你们的师父？”

宋鹏举道：“不错。大师兄是御林军军官，又是师父最宠爱的掌门弟子，他是可以随时见得着师父的。”

杨炎说道：“不瞒你说，当我知道你们去闵家的时候，我也曾经想过找闵成龙帮忙的，但闵成龙这个人我信他不过！”

宋鹏举道：“是呀，我顾忌的也正是这个。要是他问：你找师父为了何事，我该不该把受你之托说出来呢？”

杨炎说道：“不能。”

宋鹏举道：“那只有碰运气了。镖局目前正有一件大事，这件事是由师父策划，叫闵师兄替他出头办事的。闵师兄要我们为他略效微劳，这次叫我们去，说不定会带我们去见师父。”

杨炎说道：“我可不耐烦等候你们回音，不如这样吧，我也跟你们一起到闵家去，我会见机而为，不连累你们就是。”

宋鹏举道：“但你又不愿表露身分，怎么进得了闵家。”

杨炎说道：“我当作是随同你们前往的镖局里一个镖师好宋鹏举道：“不行，震远镖局的镖师他都认识。”

杨炎说道：“好，那我干脆自己进去。只须你们带我到闵家门前。”

宋鹏举摇了摇头，说道：“还是有点不妥！”

杨炎说道：“什么不妥？”

宋鹏举道：“闵师兄的官虽然不算很大，但他是御林军中得势的红人，家中也有许多护院的，你既不愿对闵师兄表露身分，当然更不能打进去。而且，既使你能够偷进去，但要找到闵师兄，也一定得见着他家里的人的。你准备怎样应付他们？”

杨炎搔了搔头，说道：“我不管，进入闵家再说。”

胡联奎急道：“若是只求进入闵家，又可以躲过盘查的话，我倒有一个办法。”

宋鹏举道：“哦，你想到了什么好办法？”要知胡联奎乃是杨牧门下最小的一个徒弟，一向不会出什么主意。如今他的口气却说得似乎有把握，故此宋鹏举感觉有点诧异。

胡联奎说道：“其实这办法也不是我想出来的，但我想师姑给咱们准备这辆镖车，想必有她用意。很可能她早已料到此刻之事。”

宋鹏举霍然一省，说道：“不错，师弟，请上车吧。”

天色忽转阴沉，此时正在开始下着细雨。杨炎笑道：“这辆车子正好避雨。姑姑给你们想得倒是很周到。”

宋鹏举道：“这辆车子虽然和普通的马车似乎一样，但却是我们镖局走镖用的镖车，它的功用不是仅仅为了避雨。”

杨炎说道：“好，那我更要见识见识了。”

胡联奎道：“我说的办法，就是要靠这辆镖车。不过师弟，你可要受点委屈。”

在他说话的当儿，宋鹏举已经揭起一块木板，原来这辆车子是有夹层的。

“这是我们用来收藏红货的，装有巧手匠人安置的机关，要懂得机关的

用法才能开闭，寻常人是看不出内有夹层的。不过中空甚窄，你可得屈曲身躯才能躺下。”宋鹏举说道。

杨炎笑道：“受点闷气，那也算不了什么。这笔账我记在闵成龙头上好了。”

闵成龙的野心

闵成龙在密室中正在等待他的两个师弟。

每逢阴雨天，他就感觉不大舒服。脸上发痒，肩膊酸痛。

这也正是他平生的两大恨事。这两件事情都是和他以前的师母云紫萝有关的。

第一件恨事是：少年时候，他虽然算不得美少年，相貌也生得很端正的，但后来却变成了个大麻子。

并不是由于出天花，他的麻脸是人为的。

那年云紫萝被杨大姑赶出家门，正逢宋腾霄受孟元超之托，从小金川回来探她。宋腾霄是她和孟元超共同的朋友。

来探访她的宋腾霄刚好碰上这件事情，忍不住和杨大姑动了手。他给师姑呐喊助阵，也受了池鱼之殃，杨大姑发出一把铁莲子本是用来打宋腾霄的，被宋腾霄的掌力反震回来，都嵌在他的脸上。挖出了铁莲子，他的脸也变成了蜂窝也似的大麻子了。

变成大麻子也还罢了，另一个他吃的更大的亏几乎令他变成废人。

这件事发生在云紫萝去世那年，他因公事前往大理，在滇南路上，碰到了云紫萝和缪长风。

缪长风恨他帮师父屡次陷害云紫萝，更恨他做清廷的鹰爪，出手捏碎了他左肩的琵琶骨。要不是云紫萝替他说话，他的武功当时就要给全都毁掉。

这件事发生之后没有多久，云紫萝就在小金川的一次战役之中阵亡。

他回到京师，用大内珍藏的续断膏治伤，方始免于残废，但武功却已受了很大的影响。虽然他当御林军的军官是靠师父的情面。但武功不济，自也不免影响了他的“前程”。最少他自己是这样想。（他这两件恨事，事详拙著《游剑江湖》。）

缪长风和宋腾霄这两个人，是他的师父都要闻风远避的，他当然无法自己报仇。

是以云紫萝虽然死了，他还在恨她。尤其在阴天的时候。他脸上发痒，肩膊酸痛，他认为都是受云紫萝所累的。

今天他的肩痛似乎比往常更甚，不过好在有一件即将来临的喜事，冲淡他的恨意。

“我就要成为京师第一大镖局的总镖头了，这可要比当一个不大不小的军官好得多。要是我能够替师父多做几件可令他称心如意的事，我的地位就更巩固了。”他想。

正在他胡恩乱想的时候，听得敲门的声音了：“爹爹，宋叔叔和胡叔叔已经来了。”

给宋胡二人通报的是他的儿子闵腾蛟。闵腾蛟今年二十岁，与胡联奎的年纪相差不了多少。

闵成龙打开房门，说道：“两位师弟，我正在等你们呢。”跟着吩咐儿